

周云野鹤

## 替心穿衣

●刘力

岁月如溪,人生易老。无论怎样挽留,时光的步履都匆匆向前。心却可以不老,只须你在年龄和时代的接点替心梳理、替心穿件美丽的衣裳。

童年的我,悠然乡野,心迹毫无掩饰。蓝天白云,阳光大地,是心中的全部,是包裹心田的梦中衣裳,是心的花衣。人与人之间满是挚诚,心中绽放的是灿烂阳光。许多年后,我仍在怀念那份童心,哼着“小小少年,没有烦恼……”唱着“红星照我去战斗……”

岁月的年轮驱走了稚梦,装进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内容,有了忧虑烦恼,有了压力和责任。触了趋近现实的心电图,图表上的曲线便是生活颤音的刻度。于是,替心穿衣的念头渐显,谁也不愿做长不大的孩子。

两位要好的同学因毕业分配爆发争执,互揭老底,数年同窗,昔日心与心的交流碰撞出沙哑的音符,竟然没有丝毫的掩饰。数十年过去,依然形同陌路。

做学生编辑,伏案编辑室,加之身穿父亲送的黑呢上衣,表面的老气便隔阻了与同龄人心的交流,直到袒露心迹才又汇入熙攘人潮。是的,替心穿衣也有内外的讲究。

穿什么衣服? 有好心人劝诫,“不可全露一片心”“留点心,长得大”。很长时间未解其中深意,仍以灼热坦诚向着世界,换来一句“不成熟”,换得些迷惑不解,也换得些撞头碰壁,却固执坚守“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,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”。清晰地知晓人生之歌如世外桃源,音符的真谛全由心去感应,不知不觉,花落花开几春秋。

矜持、稳重、宽容、含蓄,这类字眼渐次走进心中,岁月让心渐渐成熟,心曲入乡随俗,心律搏动就有规有律,风吹雨淋,日晒夜眠,泰然处之,或许这便是走向成熟的标志,虽然达标很难很难。

27年前,父亲的心脏过早停止了跳动,灵前,我的心步入了冬季。父亲一生坎坷曲折,

刚正不阿,绝不随波逐流,一辈子也没替心穿好那件衣服。我在夜色中沉思警醒,暗想自己该长大了,心里该添点宽容和大度,也许这也是父亲的期许吧。

一生从教从文,也办了不少活动,始终秉承一个理念,多做好事、多做善事便会有更多的挚友,数十年的努力营造了这个梦。如今,四面八方好友的慰藉便是替心穿衣的收获季。安坐机关,貌似清闲,却常有浊流环身而过,便要替心穿衣,替脚穿鞋。遇污泥而不染,永生护住自己正直情怀,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。

一年前,母亲也离开了我们,积蓄已久的泪水喷涌而出,一下子仿佛回到了童年。送别母亲便开始择衣,作为长子,该负起家族之责,便收起悲哀,把怀念珍藏心底,替心穿好衣,继续走在人生前行的路上。承父母家风,迎岁月风霜,寻人生美丽,这便是母亲的嘱托。

时光易逝,童年、青年、中年,还没认真体味便步入老年,天若有情人亦老,心的衣衫也五彩缤纷。穿得华丽点,穿得粗糙点,穿得朴素点,穿得得体点,全由自己。常常换换衣衫,更能体味四季更替,人情冷暖。

回忆是座桥,通往时光隧道。执着岁月赋予的教诲和启示,回想父母师长一路的哺育和叮咛,替心穿好衣,便走得坦坦荡荡,不论春夏秋冬。时时感觉别人的聪明睿智,又时时慨叹自己的脆弱渺小;时时感觉别人的善良伟大,又时时遗憾自己的欠缺不足,耐住寂寞、耐住孤独,经受欢乐、经受愉悦,心会踏实些、持重些,心路便越走越宽。

从呱呱坠地至年近花甲,似乎很长又似乎很短,替心穿衣的念头在不同的年岁、不同的时光萌起和交替,岁月逝去,年轮陡增也愈加清晰。当我老了,前面的路却还很长,还得自省:替心穿衣,穿件舒服舒坦舒心的衣服,健康快乐地走下去……



图片来源:IC photo

## 灶膛里的红薯

●马亚伟

红薯大丰收,刨回家的红薯在院子里堆起一座小山。这样一堆红薯,可以细水长流地吃上整整一个冬天。红薯的吃法太多,蒸、煮、烤,可以做红薯粥,还可以晒成红薯干、做成红薯粉条,花样繁多的吃法展现着食物匮乏年代人们的无限创意。不过,这么多吃法中,我最喜欢的是小时候灶膛里烤熟的红薯。

严格来说,那不叫“烤”,就是做完饭之后,利用灶膛里灰烬的余热把红薯慢慢“焐”熟。灶膛里“焐”熟的红薯又香又甜,比蒸、煮、烤这类烹煮方式做出来的都好吃,大概是因为跟柴草灰零距离接触,沾染了柴草的香气。而且因为没有明火的直接参与,红薯仿佛被一种神奇的力量催熟一般,软糯可口,有别样的香气,我觉得里面有类似糖炒栗子的味道。食物用热“焐”熟,味道更浓郁。

我和妹妹都特别爱吃灶膛里的红薯。母亲每次做完晚饭,都会在灶膛里埋上两个红薯。吃完晚饭后,这两个红薯就成了我们的“餐后甜点”,吃起来特别享受。不过红薯的火候很不容易掌握,火大了就会糊,火小了里面夹生,也不好吃。还好母亲聪明,她会根据灶膛里炭火的多少选择大小不同的红薯。如果晚饭做得比较复杂,灶膛里会有大量柴草灰,这时选两个大点的红薯埋入其中;如果灶膛里只有少量柴草灰,母亲就会选两个小点的红薯。所谓熟能生巧,天长日久,母亲把这种“技术”掌握得特别熟练,每次从灶膛里掏出来的红薯,熟得都刚刚好。

我捧着烫烫的烤红薯,小心翼翼地剥掉薄薄的外皮,红薯瓢露出来了,散发出甜香的气息,还没吃,口水先流了下来。趁热咬上一口,味蕾得到了极大的满足,真是无以伦比的享受。有时我们的嘴巴上会沾上黑黑的炭灰,跟小猫一样。我和妹妹互相打趣,母亲在一旁笑意盈盈地看着我们。昏黄的油灯下,她的笑容特别美。那样的一幕,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,成了一幅温柔的剪影。

红薯是好东西,年年都会大丰收。转眼间我长大了,离开了家,在城里有了自己的小家。天凉了,傍晚下班回家时,经常看到街边有卖烤红薯的。那种诱人的香味,让我想起灶膛里的红薯。我把烤红薯买回家,细细品尝。红薯烤得焦香流油,味道不错。可我最惦念的,还是小时候灶膛里红薯的味道。

我怀孕时,嘴巴变得特别馋,每天搜肠刮肚想吃好吃的。那时父亲和母亲都来城里照顾我,他们周一早上骑着电动三轮车来,周五父亲再载着母亲回乡下过周末。母亲对我说:“想吃啥? 我回家给你做,做好再带来。”我想了想说:“妈,我真想吃一个灶膛里的红薯,就是小时候的那种味道。街上的烤红薯没那个味儿。那种味道,买都买不到呢!”那时农村早已煤改气,家家都是用天然气,土灶都找不到了。我本就是说说而已,没想到母亲真把土灶收拾一番,做了土灶饭,为的是让我吃上灶膛里的红薯。那次父亲和母亲是周日下午赶到城里来的,母亲进门就说:“快吃! 灶膛里的红薯,还热乎着呢!”他们为了让我趁热吃,提前来了。我咬一口红薯,又香又甜,果然还是小时候的味道。

灶膛里的红薯香浓软糯,余味无穷,满满都是爱的味道。

芳菲物语

## 灯火可亲

●赵自力

灯火是过日子必不可少的,看见了灯火,就看到了希望。

小时候记忆很深的部分,大半与灯火有关。那时候还不经常有电,每到傍晚,就下意识地扯下电灯开关的拉线。“咔嚓”一声响,有电了,就觉得格外欣喜,那弱弱的灯光驱散了黑暗,给人无尽的安慰。作业不多,放学时趴在田埂上早就做完了。晚饭也吃得早,免得浪费电。天还没怎么黑全家都出去玩,大人去闲聊,孩子们去瞎跑。天暗了才回家,拉亮电灯,马上睡觉。那时,觉得电金贵金贵的,舍不得一点点浪费。

停电是常事,我们早已习惯了。没电的村庄到处黑黝黝的,连鸡鸭也变得格外安静。蜡烛是买不起的,一晚上一根,确实太奢侈了。条件好的人家点起了煤油灯,尽管不是很亮,起码让人眼里看得到光亮。于是,大人们在煤油灯下做针线活,孩子们围坐在一起嬉戏,日子倒也静谧而美好。

我上小学五年级时在学校寄宿,那时也就10岁左右。晚上上晚自习时停电了,老师就让我们在操场上玩。后来,老师说可以到山上捡油桐籽,用铁丝串着可以点燃照明。于是,

我们白天捡了好多,晚上停电了就烧油桐籽。那火很大,非常明亮,看书写字一样不耽误。外面漆黑一片,教室里却灯火通明。不过,第二天一大早洗脸时就会发现,鼻孔里都是黑的。原来油桐籽火大,烟也多,鼻孔不黑才怪呢。即使这样,没电的夜晚,我们仍旧喜欢点燃那油桐籽。摇曳的火光映照在脸上,让人看起来格外生动。

读师范时,有年放寒假,为了节约十几块钱的路费,我和几个同伴相约走回家。当时高估了自己行走的速度,等天完全黑了时,距离家还有一大截。没有手电,只有微微的月光,山路弯弯曲曲、隐约可见,走在上面深一脚浅一脚的,我们开玩笑说“走路像跳探戈”。那时,如果突然看到了灯火,哪怕是一盏如豆般大的小灯,心里也是无比温暖。好在沿路有一些村庄,有村庄就有灯火,哪怕不那么亮,也能够照亮我们回家的路。在寒冷的夜晚行走,偶尔看到一盏灯火,再听见几声犬吠,心里就觉得格外亲切。

很喜欢汪曾祺先生的一句话:“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。”是的,无论身在何方,无论有多晚,有盏灯火为你而亮,那无疑是一种幸福。